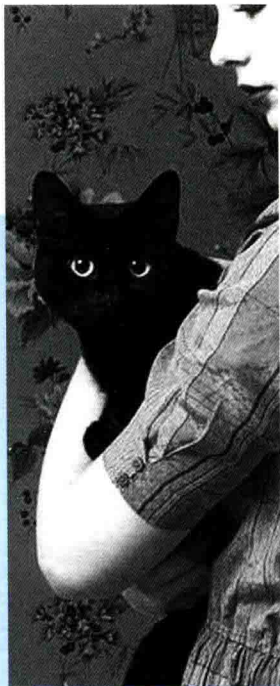


夜舞

——西尔维娅·普拉斯诗选

Sylvia Plath

[美] 西尔维娅·普拉斯 / 著
远 / 译



外国名家文集·
普拉斯卷

◆ 漓江出版社

夜舞

——西尔维娅·普拉斯诗选

Sylvia Plath

[美] 西尔维娅·普拉斯 著

远洋 译



外国名家文集·
普拉斯卷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舞——西尔维娅·普拉斯诗选 / [美] 普拉斯著, 远洋译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407-7778-4

I.①夜… II.①普…②远… III.①诗集-美国-现代 IV.①I71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3846号

夜 舞

——西尔维娅·普拉斯诗选

[美] 西尔维娅·普拉斯 著

远洋 译

责任编辑: 胡子博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印制: 唐慧群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10-85893190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: 065300]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7 字数: 146千字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316-8836866]



西尔维娅·普拉斯



普拉斯在打字



普拉斯和休斯



普拉斯和儿女

· 译序 ·

浴火重生的凤凰

远 洋

梦见普拉斯

你，在梦中来与我相会。

那是我的乡间祖屋。

古老的墙壁，因你的到来

而被凿开一个小洞，透出微光。

你的身影

在墙外门廊上晃动，我们借着微光

互通声息。

你闪身进入，穿过厚厚的墙壁。

我们面对面交谈，忘了

说过些什么，只记得

你依然严肃而抑郁。

依然美，有些憔悴。依然是
青春少女，面庞瘦削、目光深邃，
被时光雕刻得更加纯粹。

或许，你一句话也没说？
你在梦里出现，只是为了
冥冥之中来给我授权？

你戴着荆棘编织的桂冠，
你的额头隐约有血迹。
长夜漫漫，黑暗

让我们穿越——

收到漓江出版社沈东子先生征询翻译普拉斯诗选的邮件后，一天凌晨竟然梦见普拉斯，此前我刚刚试译了十几首她的诗。梦中是在我老家祖屋里，透过不知谁凿开的古老墙洞，看见她在墙壁另一面门口过道晃动的身影，并与她互通声气，后来又与她面对面地探讨她的诗歌。醒来大约是三点多钟，她说的具体什么话，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她表情很严肃很抑郁。翻译不正是为了沟通交流，而凿开一

直阻隔在各个民族之间古老的语言之墙吗？她梦中现身降临，也许，这也是王家新老师谈及译诗时经常说到的“冥冥之中的授权”？因此，我为她的梦中造访感到高兴，写下了这首《梦见普拉斯》的诗。

为了适应广大读者了解和学习普拉斯诗歌艺术的需要，根据出版社对篇幅的要求，译者在多方收集、阅读并参照有关书籍和资料的基础上，再三斟酌，精心选择作品进行翻译。这本诗选，选译自《西尔维娅·普拉斯诗全集》(*Sylvia Plath : The collected poems*)，该书由普拉斯的丈夫、英国桂冠诗人特德·休斯编辑，哈珀·柯林斯出版集团 1992 年出版，2008 年再版。诗选分为三辑，第一辑为“普拉斯自选本《爱丽尔》”，是她生前亲自编辑的选本《爱丽尔》(*Ariel*) 中的全部四十一首诗，其中包括休斯编选的《爱丽尔》版本中被抽掉的“具有个人针对性”的十多首诗：《捕兔器》、《沙利度胺》、《不育的女人》、《一个秘密》、《狱卒》、《侦探》、《莱斯博斯岛》、《另一个人》、《戛然而止》、《闭嘴的勇气》、《闰帷》和《失忆症患者》；第二辑是“‘休斯编辑本’选入《爱丽尔》的诗”，即在普拉斯逝世之后，特德·休斯用以替换和补充他抽掉《爱丽尔》(英国版 1965 年出版，美国版 1966 年出版) 中的十四首诗；第三辑“其他”，是前两辑中没有而又流传较广、受到很多读者喜爱的十三首诗。这三辑合计六十八首诗，应该说，基本囊括了普拉斯的优秀作品，是她短短一生所写二百二十四首诗中的精华部分。或许，可弥补《爱丽尔》作品数量和代表性的不足，满足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其较多精品力作的愿望。

解剖刀般凌厉的笔法

进入翻译之后，普拉斯诗歌那种惊人的力量立即攫住了我，特别是她那些以解剖刀般凌厉的笔法揭示专制暴政之恶的作品，让我为之震撼、激动。虽然她辞世五十多年了，但她的诗歌不仅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黯然失色，相反，像一把宝剑，拂去积尘，略加擦拭，便呈现出铮亮的光泽，依然锋芒不减，可用来直指甚至剖析当下的现实。如《巨神像》：

我永远无法把你拼凑完整，
修补、粘贴，加适当接合。
喇叭似的骡叫、咕噜噜的猪哼、猥亵的咯咯笑
从你的大嘴唇发出。

这几行犹如一幅讽刺漫画。崇高庄严的背后，可能是齜齜、无耻、滑稽等种种不堪。无论是神话、宗教的神，还是法西斯专制的个人崇拜，偶像一旦破灭，便永远无法“拼凑完整”了。或许，这是某些信徒的悲哀，却是大众的福祉。

普拉斯八岁时父亲病逝，有父亲的童年是压抑而阴郁的，但失去父爱对其成长也是致命的欠缺，父亲在她心目中留下了爱恨交织、挥之不去的阴影：

你再也不，你再也
 不做黑鞋了，
 三十年，在里面我活得
 像一只脚，可怜，苍白，
 几乎不敢出气打喷嚏。

后面还写道：“我从来不能跟你说话。/ 舌头卡在下颚里。”可见父女之间的关系犹如主仆，女儿对父亲是何等畏惧。随着《爹爹》一诗的展开，“爹爹”不仅是父亲、男人、家长，也是男权社会的标志，更是狂暴的纳粹法西斯形象和专制暴政的象征；“我”不仅是女儿、女人，也是被爱者、受虐者、受压迫者，还是受到迫害和残杀的犹太人。

我一直害怕你。
 你的纳粹空军，你的打官腔。
 还有你优雅的小胡子
 你雅利安人的眼，明亮的蓝。
 装甲兵，装甲兵，啊，你——

但吊诡的是，“每个女人都崇拜一个法西斯”，“还有拷问台和拇指夹的爱。/ 而我说我愿意，我愿意”。普拉斯不但解剖“父亲”的多重嘴脸，同时也将手术刀指向自我，把潜意识里受虐狂一样的变态心理和盘托出；甚至反思自己童年种下的恋父情结终于酿成恶果，

铸成大错，顿悟到遇人不淑、所嫁非人，同样是有着残忍的心，“吸血鬼说他就是你，/而且喝了我的血一年，/七年”，全诗层层递进，步步紧逼，用急促的节奏、冷峻的语气、解剖刀般凌厉的笔法，毫不留情地揭露无处不在的专制暴政之恶，将对法西斯的憎恨宣泄得淋漓尽致。

普拉斯有不少诗表现出对权贵的嘲讽和弱者的同情、对被奴役的劳动者的悲悯和关切。如蜜蜂组诗中《蜂箱送达》，由蜜蜂联想到被贩卖的非洲黑奴和罗马暴民，实在令人拍案叫绝。作为恺撒似的“主人”，“它们可以被送回。/它们可以死，我不需要喂它们”。既有漠然置之和害怕受到攻击的心态，又有恻隐怜悯之心，颇为矛盾纠结，最终还是带着统治阶级的优越感，“明天我将是亲切的上帝，给它们自由”。《蜂群》中的镇上开枪者，是因为害怕蜂蜇，先下手为强射掉蜂巢，也很耐人寻味；中间引入拿破仑的形象及其史实。在侵略战争中，兵士——这些穿上军装的百姓，蜜蜂一样愚昧无知，不过是供其驱使满足其个人野心和欲望的工具，是炮灰，是牺牲品；而拿破仑的梦想不过是“大海上的水泡”，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。诗句犀利、辛辣，如：“一块破红布片，拿破仑！”“厄尔巴，厄尔巴，大海上的水泡！/元帅、司令、将军们的白色半身像/自己爬进壁龛。”从中似乎可以听见毫不掩饰的冷冷嘲笑声。

揭开女性不堪重负的现实处境

普拉斯一直为人称道的是她的女性主义视角，她通过大量作品

把女性不堪重负的现实处境揭开给人看。这些作品的产生，离不开她所处的时代背景。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女权主义浪潮，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，终于20世纪20年代，以美国国会通过赋予女性选举权的《第十九条修正案》为标志，画上圆满的句号；第二次浪潮起于20世纪60年代，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；第三次浪潮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持续至今。普拉斯的一生及其创作生涯，以第一次浪潮之后始，第二次浪潮尚未发端而终，恰逢二战前后美国社会走向保守，原先崇尚“新型女性”的妇女们纷纷承担起“郊区家庭主妇”的角色。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普拉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，是走向社会施展自己的天赋才华，还是回归家庭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，她并没有明确的答案，或许想二者兼得，由此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焦虑。普拉斯本人婚后有过不育的恐惧、生育的痛楚与快乐、流产等经历，她将这些特有的生命体验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。在《申请人》一诗中，女性完全被物化了，成了男性的“玩偶”、工具或物品：

一个活玩偶，你随处可见。

它能缝纫，它能做饭，

它能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

它管用，用它做伴没错。

你有裂口，它就是膏药。

你有眼睛，它就是形象。

傻小子，这是你最后的依赖。

你可愿意娶它，娶它，娶它。

在广播诗剧《三个女人》中，通过家庭主妇、患有习惯性流产的办公室文员、未婚先孕的学生三位围产期妇女的独白，抒写她们产前、产中、产后各阶段的各种感受，以多重视角审视和发掘丰富的内涵。主妇产下一个男婴，文员又一次流产，学生产下一名女婴。主妇语气沉稳，对一切早已习以为常，即使在发生“骇人之事”之前也很“冷静”，接着“我被马群、钢铁的蹄子拖着。我支撑着，我支撑住了，我完成一件作品”，“一种力量在我身上增长，古老的坚韧”。而婴儿的诞生唤醒母爱本能：

我看见它们阵雨般落下，如星星降临世界——

在印度、非洲、美洲，这些奇迹般的孩子，

这些纯洁幼小的形象。散发着奶香。

……

我是一条奶河。

我是一座温暖的山。

文员所处的办公室是一个单调的环境，她的工作是打字，她眼中的世界是扁平的，死气沉沉，充满“机械的回响”，甚至觉得死神是她的爱人，“随身携带的小小空虚”。她不幸流产了，“我受到指

责。我梦见大屠杀”。在失去一个个生命之后，她甚至诅咒大地，“她是我们所有人的吸血鬼”。一切都是空荡荡，“空荡荡办公室的窗，/空荡荡的教室，空荡荡的教堂。哦，那么多的空荡荡！”她“感到欠缺”，无法接纳自己的人生。但回家后，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，身心得以康复，她重新找到自我，“小草/进穿石头，呈现生命之绿”。她又萌发新的希望。

第三个声音所代表的女学生则充满恐惧，她看到的一切都充满危险。诗人借助于宙斯化身为天鹅与丽达交配的神话传说，来暗示女学生对粗暴性行为的恐惧和原始本能力量的不可抗拒——她几乎是被强暴的；而以天鹅中的蛇来暗示这种性关系的邪恶和淫猥成分。对于生育她完全没有准备。婴儿出生后，她觉得“她的啼哭是钩子，而且像猫一样抓挠，发出磨牙声”。她甚至把婴儿当作动物，用“它”来指称，“它发出如此黑暗的声音，这恐怕不好”。最终，作为一个受害者，带着身体和内心的创伤，她将婴儿遗弃了：

我是走出医院的一道伤口。

我是他们正在放弃的一道伤口。

我丢下我的健康。我丢下要黏附着我的人，

我解开她的手指像解开绷带：我走。

回到学校，即使是在生机盎然的春天，也穿着黑袍如同参加葬礼，心里若有所失，觉得人生暗淡，前景迷茫。

普拉斯借由蜜蜂王国着力于对女性世界的探索。她父亲是生物

学家，曾写过一本《蜜蜂与它们的生活方式》，详细记述了蜂群的生活，如引诱蜜蜂入蜂箱、蜜蜂如何螫人、怎样越冬等；她本人婚后亲自养过蜜蜂，所以对蜜蜂非常熟悉。在类似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蜜蜂王国里，蜂王、护卫蜂、雄蜂、工蜂四个阶层等级分明，分工明确。《养蜂集会》探讨了诗中的“我”与村民、“我”与蜜蜂的关系。置身于村民们当中，不知道是因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，还是由于生性孤僻，她感到格格不入，内心脆弱，“赤裸如鸡脖”一样毫无防护；对蜜蜂开始则是恐惧，周围环境也令其不安：“一条条锡纸像人眨眼，/ 羽毛掸子在豆花海洋上扇动着手，/ 米黄色豆花长着黑眼睛，豆叶像厌倦的心。/ 卷须正拽拉起那一串，是凝血块吗？”外科医生变成了“幽灵”，而且“我不能跑，我生了根”，“荆豆刺伤我”。诗的后半部分，却对危险处境中的蜜蜂，特别是对蜂王充满了同情，以至对村民们的所作所为觉得“发冷”。

《蜂螫》由男女配合的劳动开始，营造了和谐幸福的场景，搬递蜂巢的工作犹如建设一个美满家庭，“我用过多的爱给它染上彩色 / 想着甜蜜，甜蜜”，却突然笔锋一转写到蜂王，想象它“翅膀是撕破的披肩，修长身体 / 磨光了长毛绒——/ 贫穷、赤裸，王仪尽失，甚至丢脸”。由此透出作者潜意识中的女王之梦，“虽然多年来我吃尘土，/ 用我浓密的头发擦干盘碟”。混同于普通劳动妇女，“这些总是奔忙的女人，/ 她们的新闻就是开花的樱桃，开花的紫云英？”然而，辛勤劳作换来的是背叛，尽管“他曾是甜蜜的，// 他辛勤劳作，挥汗如雨，/ 努力使世界结果实”。现在，“蜜蜂们识破了他 / 在他嘴唇上模塑着，像谎言，/ 糟蹋着他的嘴脸”。“我”这才醒悟到，“我 / 要